

清代三百年 艷史

编
著

费
只
园

·
下
·



费只园 编著 李夏 李丹 校点

· 下 ·

清代三百年艷史

周汝昌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

费恭人义陈清白书

赵小姐情贻红绿佩

上回说到苗沛霖掳掠胜保，逼纳孙家泰遗姬。这遗姬是河南费氏，父亲系拳师出身，豫、鲁、湘、鄂一路，薄薄有点声名。费氏家传武勇，十九岁归到孙家。他却疏服练裙，不争华丽。孙家原有小小别墅，杂蒔花木，分布亭池，费氏酷爱清闲，便在此间居住。所以苗沛霖在孙家，杀得天翻地倒，费氏却不曾波及，自顾年轻貌美，在这乱世里面，恐怕受人欺侮。后来为着有点膂力，倒也孑身郊外，视死如归。沛霖起初报了家泰的仇，鸡犬不留，何等爽快！偏有人告诉他别墅里有这费氏，他如今已受胜保节制，不便再蹈故辙，所以迎合胜保的心理，劝他遣人往劫。胜保虽则是侍郎放了钦差，天性是个好色的，听得沛霖称赞费氏，知道他人亡家破，独处茕茕，他若俯首屈从，不失那后房宠爱；倘要左推右让，只消三五个戈什，已经簇拥他来了。

胜保计划已定，便暗遣仆从往告费氏，叫他轻舆深夜，悄悄入营。那费氏不待人来，早经有了消息，暗想：沛霖如此凶狠，荼毒全家，还不肯将我放过，我倒有死所

了。若胜保来意和善，也不犯着得罪他；如其强劫硬夺，我与胜保拚个你死我活，也算给孙氏泄一口气。自朝至暮，倚剑而待。果然胜仆到了别墅，进见费氏，说明钦差传谕相请，叫他晚间到营相见，替他孙家复仇雪恨。费氏道：“我有一书，托你回复钦差。”胜仆逡巡不走。费氏道：“钦差看了书，自有话说。你且去罢！”胜仆回到营中，将书呈上。胜保展开一望，淋漓悲壮，却是一片血书。写道：

苗贼之于孙氏，一眦睚怨耳！杀人放火，万目睽睽。国有常刑，似无待未亡人陈请也。俘来相告，谓欲为孙氏涤冤，孙氏仅剩未亡人，敢不九顿以谢。惟念公庭对簿，须在白日青天，昏夜乞怜，窃所不取。大营何地？费氏何人？心即无他，如舆论何？况大帅左右，岂少姬侍？何欲辱未亡人清白耶！苗贼万恶，堕未亡人之节，即以损大帅之名，请三思之。果不能免，未亡人当挟刃至前，则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未亡人尚有此力也！大帅慎旃，毋为苗贼笑。此上大帅藁下。未亡人费氏沥血书。

胜保看罢，又可怜，又可骇，说道：“算了罢！”便将书递把沛霖。沛霖道：“大帅不要堕他的计，他又软又硬，多可恶呢！”胜保道：“那里没有美妇人？希罕他什么！”

费氏知道胜保已经歇手，这苗贼总想没法摆布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将别墅私下售去，做了盘费，进京寻那

经臣翰林去了。夔臣本来慨想家难，看见费氏来依，还带着一个嗣子，替他延师课读，也中过顺天举人，考取中书，洊升侍读。费氏还请了四品封典，大众便称他费恭人。到得夔臣入阁，费恭人已是七十多岁了。侍读另立一支，算是家泰的嫡脉。沛霖在寿州已寻不着费氏，只索罢休。

这时正值曾国荃攻破安庆，太平军陈玉成到凤阳投投沛霖，沛霖缚献胜保，胜保杀了玉成，将其妇纳入后房，回报沛霖道：“陈妇比费氏强多了。”陈妇虽是杨花水性，却知道玉成的死，都是沛霖主持，靠着胜保宠爱时候，说沛霖怎样跋扈，怎样负恩，胜保自然相信。所以胜保入陕，不曾带得沛霖。胜保有了这个陈妇，还要沿路猎土妓，掳抢女，丑声四播。那各省督抚，纷纷的飞章参奏了。胜保总不服气，说什么“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，赤心报国”；又说什么，古语有云：“阌以外将军治之，非朝廷所能遥制。”廷臣本嫌他骄蹇，经不得河南巡抚严树森一疏，说回、捻是癣疥的疾，粤寇是肢体的患，惟胜保为腹心大患。观其平日奏章，不臣的心，以可概见。至其冒功侵饷，渔色害民，犹其余事等语，朝廷更加震怒。河南、陕西两巡抚，密奏胜保擅用朱笔札文，谬称钦差大臣，视前大将军同，与督抚例用札，请查办。陕西驻防副都统高福，密奏胜保不受商议，擅杖大员，请查办。帮办陕西军务副都统德楞额，密奏胜保无罪妄劾，遽降参领，请查办。朝廷还怕胜保中变，暗叫多隆阿賁旨赴陕，代胜

为钦差大臣。这却是嬖臣翰林的运动，想乘此机会打倒胜保，沛霖可一网尽绝。谁知沛霖却同胜保相隔，多隆阿到得陕西，先在灞桥以南，筑营数十，然后来叫胜保接旨。胜保跪听宣毕，多便问道：“胜保遵旨否？”胜对道：“遵旨。”多令取出关防，交从弁捧着，即行逐一查抄。胜保再三哀恳，才允他八驼行李，随身只剩了老仆三人，圉夫二人。胜保仓猝就道，用铁索缠绕舆杠，刚刚渡过黄河，德楞额截其侍妾，说是陈玉成之妇，不得随行。苗沛霖想路劫胜保，又被德楞额监住。沛霖便在皖北复叛，宋景诗又渡河大掠，一总罪孽，尽在胜保身上。胜保奉着严旨，交刑部详讯。胜保那里肯服，承审大员周祖培一千人，复奏上去，定了赐帛的罪名。那苗沛霖虽则投了秀全，封了秦王，不久也被扑灭。孙氏的一门血案，算是从此结束。

胜保濒死的时候，却是刑部尚书赵光监刑。赵光号叫蓉舫，籍隶云南昆明。他从刑部主事，直到尚书，于案卷最为精核。胜保临刑呼冤，求赵转奏。赵说：“圣意难回。”竟将胜保绞死了。大众都说赵尚书严于执法，不肯徇情。其实六蓼不祀，皋陶早有先例。所以赵尚书也只有三女，长次两个，都是早嫁、早配了。长女嫁的是桐城光稷甫侍御。当时有这赵光之女光赵氏的绝对，在赵尚书也并不算十分刻酷。不过刑官肃杀，把这三十余万的宦囊，一概归了第三女掌管。赵尚书钟爱幼女，苛于择婿。三小姐也矜才炫貌，不肯轻下镜台。

赵尚书临终托孤，将三小姐交与万藕龄相国。相国同尚书同年同官，自然一口承诺。不料三小姐却提出三种条件：第一是要元配，第二是要少年翰林，第三是要家世闻名海内的。相国无可报命，不免一再蹉跎。这三小姐已经三十余岁，又去催着相国。相国寻了一个仪征门生，姓胡名隆洵，却是寒儒联捷，点了吏部主事，家中并无妻室，年龄亦复相仿。相国便对三小姐道：“这胡主事是仪征大族，他不过家境寒素，乾嘉时代，科甲是不少呢！难得又系元配，又系少年，只有主事比不过翰林。论品级还是主事较大，分在吏部里一样好挂珠的。你的三件，已过其半，你将来些罢，天下那有如意郎君？你再不愿，我从此也不能越俎了。”三小姐无可奈何，将胡主事赘在家里。胡主事原是断齑画粥的人，遇着这样香温玉软，纸醉金迷，不特自己如在九霄。便是同官同年，也都羡慕他，妒忌他。三小姐本来看不起酸丁，又不是玉堂金马出来，益发供他鱼肉。

胡主事寄人篱下，敢不低头。况且三小姐趾高气扬，使人不可逼视。成婚未久，三小姐检出两种佩件，说是泰山弥留的纪念，叫胡主事郑重收拾。胡主事接来一看，一块是红的，一块是绿的，约莫手掌大小。红的象是桃红碧玺，绿的象是水玻璃翠。胡主事也不晓得来历，居然佩不去身，早被这班羡慕的、妒忌的看见说：“这是赵尚书遗物，如今转到他身上去了。不在家里藏着，还到同年同官前来摆架子。谁不知道你是赵尚书女婿呢？明日调侃他一

番，看他敢不敢再佩。”胡主事料不到有人暗算，果然仍佩了入署。只见一个蓝顶的司员，对着半跪请安道：“大人一向好！”胡主事陡然一惊，赶忙回礼说：“我是主事胡隆洵，怕认错了。”那司员忽昂其首，道：“我适见红绿双佩，以为赵大人未死，那知竟是你呢？”署中一唱百和，哄堂大笑。胡主事面红耳赤，不置一辞，悄悄的解了下来，藏在衣袋里了。自此到署，不复再佩。三小姐问他：“什么缘故？”他说同年、同官，叫他赵大人。三小姐道：“这又不是顶子，要分颜色的，什么赵大人不赵大人。你们当部曹的，毕竟眼孔小，器量小，若是翰林，什么南书房呀，上书房呀，每日同王公大臣做淘，那有工夫来管这一两块佩呢！”胡主事听这三小姐，左也是抱怨，右也是交谪。有时同万相国谈谈，万相国总劝他不要同妇人女子一般学识。赵尚书门生故旧多，这些穷翰林，你也世嫂，他也世妹，叫家眷常来探望。暗中都要借贷一点，偶然有一两个放了试差，放了学差，三小姐又要到丈夫面前叽哩咕噜。好容易胡主事巴到补缺，一体考差，三小姐才有点兴头，替他布置考具，整顿考食。胡主事一诗、一赋，写作都极斟酌。出场回寓，先将诗片送把万相国。那诗题是：

赋得膏环，得金字五言八韵

饼饵饴飧外，如膏味可寻。转成环似玉，压扁钊为金。鼎染香斟雉，箱衔梦报禽。雨滋三尺润，虹绕一规深。赋讶轮敷泽，轻随佩协音。借来前席箸，谱

入大刀吟。雅韵倾杯勺，新芬溢釜鬻。茶经兼食谱，
相与浣尘襟。

万相国次日派了阅卷，拟好等第，进呈钦定。这考差是不发榜的，试差放毕，偏没有胡主事的希望。万相国叫他静候学差。三小姐已等得急如星火，却好胡主事升了员外郎，算是小小的喜信。这日各省学差的上谕下来，安徽学政，着胡隆洵去。三小姐得到这信，兴冲冲去见万相国，说道：“门生的侥幸得差，一半是皇上的恩典，一半还是老师的栽培。总要的老师训诲训诲。”胡隆洵听了三小姐的话，也去谢过万相国。自有同年、同官替他集份子，开会馆，钱行的钱行，荐仆的荐仆。因为安徽才得克复，须要从旱道出京，沿途怕有什么余匪，同三小姐约定，明年春间接眷到任。这晚三小姐备了别筵，殷勤劝酒，对着丈夫道：“从前纪念的红绿两佩，此去你好带在身上。我父亲放过十余任试差、学差，这两块佩总是挂着，一直官至尚书。你如今发轫伊始，但愿你传受父亲的衣钵。他们嘲笑你‘赵大人’，你居然做到胡大人了。难为你能够争气。”这一席话，弄得胡隆洵又快活，又感激。

次日马龙车水，滔滔的出了崇文门，从安徽一路进发。那安徽是一座小小省城。从前多隆阿围攻庐州，李续宜派援颍州，鲍超出击宁国，张运兰趋剿徽州，也算得四面包裹，绝无破绽。不道败的败，殉的殉，单靠着曾国荃将安庆收回。曾钦差创巨痛深，幸得国荃有此大捷，暂驻

在安庆调度，国荃另外围攻南京去了。曾钦差已拜两江总督的朝命，暂住安庆。胡隆洵本是钦差后辈，痛痒仆马，好容易到了安徽。这时朝廷右武左文，一个员外郎的学政，并不十分注重。曾钦差究是翰林出身，不肯蹈那武营积习。胡部郎虽则非由翰苑，究是当今专使，所有供张敷设，俱令照例施行。后来谈到交情，知道是赵尚书东床，与曾钦差亦属旧侣。曾钦差雅意保护，胡学政算考过几府，正在省城停顿。赵三小姐早已由京赴皖了。曾钦差是官至总督，那夫人同少夫人，还不改湘乡旧俗。这是三小姐从学署里传出来的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曾夫人没一个不敬畏他的。正是：

手挽鹿车怀旧事，眉齐鸿案播清徽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第五十二回

姑媳纺车节楼灯火 弟兄金榜绣闼文章

上回说到曾总督驻节安庆，曾夫人同少夫人随在节楼。这曾夫人复姓欧阳，是沧溟明经的女儿，牧云茂才的胞妹。曾总督本是起家畎畝，到得对翁，才算入泮。曾夫人是个家妇，守着“早扫考宝蔬猪鱼书”八个字的家训，终究不敢改变。什么叫做“早扫考宝”呢？家中起身要早，屋子要扫。这是“小学”的工夫。“考”是敬重祖考，丰洁祭祀。“宝”是惟善为宝，不宜作恶呢！什么叫做“蔬猪鱼书”？种蔬是不论贫富的，可以佐餐饭，可以做小菜。有余食应该养猪，有余地应该养鱼，都是奉祭祀、供宾客的。然后说到藏书，便是“遗子千金，何如一经”的意思。曾家男妇老幼，世世相承。

从前曾总督点翰林，官侍郎，曾夫人也不曾相将北上。后来带兵剿敌，东奔西走，那里还顾得家眷。这时安庆大定，东南强半收复，曾夫人已年老了，带着媳妇，来到安庆。那媳妇是刘霞仙中丞的女儿，跟着曾夫人助理内事。夜间姑媳还要纺纱，每人约定每日四两，署里打过二鼓，才得歇息。这日不知不觉，到得三鼓以后，还在那里

纺车轧轧。曾总督固然就寝，劼刚公子亦早经入房，少夫人看得曾夫人未睡，也只好对着灯火，勉强支持。曾夫人知道，少夫人有点倦容，便道：“今夜晏了，我却有个笑话，说与你听，大概好醒醒睡魔。记得有个老妇带着媳妇纺纱，纺到参横月落，还不肯息。儿子不敢得罪母亲，只向妻子怒骂说道：‘纺声聒耳，扰不成眠，再不停止，要来击碎了。’妻子正待反唇，忽听阿翁在床上大呼道：‘吾儿可将尔母纺车，一并击破才好。’”少夫人听了，自然展颜一笑。连曾总督也知道了，次日向各幕僚传述，阖座无不喷饭。从此幕僚见着劼刚公子，都问他近日有否早睡？劼刚避不掉嘲笑，每对少夫人道：“母亲说的是无心，父亲述的亦是无心。这班人竟作为话柄，你是可笑不可笑？”少夫人道：“阿姑是有意的。前日晚间，我同阿姑纺到二鼓，将要收拾，阿翁对着阿姑道：‘你也好歇歇力了。如今不比得在家乡，纺下来的纱，也没什么用。媳妇日间有事，应该让他去休憩休憩。’阿姑道：‘往常听见你说什么鲁国的敬姜呢，虽老犹绩。元朝佐贵的母亲呢，虽佐贵为相，也要月织匹绢。我倒不肯躲懒，你反来噜噜苏苏，明日要到三鼓呢。’次日果然迟了一点。阿姑怕我芥蒂，所以寻出这段笑话来。阿翁也有意传述出去的，倒是难为了你。”劼刚道：“听得父亲还叫人在那里画图呢！”少夫人道：“阿翁也太高兴了。”不到几日，曾总督果然携了一幅图，来见夫人，问夫人象也不象。夫人看这卷端，题着“节楼夜纺图”五字。图中姑媳两人，都是家常

便服，姑上媳下，摆着两辆纺车。几上一盏灯檠，小婢已倚壁而睡。窗帘上疏疏有些叶影，带着月光射进来，轻描淡写，着实有点邱壑。后面便是小记，道：

湘乡相国督江之岁，金陵犹窟穴豺虎。相国移安庆为建节地。安庆素瘠弱，经兵燹屡蹂躏，民力益不支。相国自奉约，与民休息。民咸便之，曾夫人欧阳氏，挈其媳刘氏自故里来。夫人年五十矣！刘氏又贵家女，旌幢羽葆，仆从炫赫，颐指气使，俾媼雁行列，其分也。夫人服疏布，刘氏亦悉屏华饰。於中庭设纺车二，宵分则引棉为纱。备机杼，无故不少辍。安庆官绅闻其风，亦相与不施脂粉，不御罗绮，而从事於纺绩。所谓一妇不织，或受之寒，信欤？相国善其事，为图以补家乘，而属为之记。书此以质相国，且慰夫人。

夫人道：“我是向来习劳的，有他这一幅图，变成有意标榜了。媳妇年纪轻，也是学点生活得好。做官是暂的，居家是久的。我总不肯偷闲享福呢！”曾总督道：“昨日霞仙亲家有信来，说道屡被参劾，将要辞职回乡，研究学问。叫媳妇归宁一年半载，可以叙叙天伦的乐趣。我想纪泽秋间要回籍乡试，不妨带了媳妇同走。如其纪泽中试，他要北上会试，媳妇让他住在母家。纪泽若仍旧不中，叫他在乡下管理家务，掉了纪鸿夫妇来署罢。”曾夫人道：“媳妇有身呢，舟车劳顿，是受不住的。湖南路途难行，不如叫纪泽北试，不中也好考荫了。你写信回复亲

家，使他知道媳妇的喜信。我想亲家在陕西，骆中丞同他联络，虽则京里有什么风闻，我看未必能放他归去呢！”曾总督也说不错，打点劼刚公子进京，又托人预备考荫。

这年是咸丰八年戊午。劼刚到了都中，住在湖南会馆。那些录遗租寓买考具填卷头，这种琐事，自然有人招呼。到得八月初六，顺天乡试正主考，放了柏葰，副主考放了朱凤标、程庭桂等。劼刚三场完毕，到得放榜，未曾获隽，他自然去考荫了。偏是直隶盐山县，一榜中了弟兄三个：长的叫朱兆骅，次的叫朱兆骐，幼的叫朱兆骥。兆骅不过三十二三，兆骥却只有十九岁。他家里九代秀才，从没有得过科第。此番三株并秀，名登金榜，都说是文章有价。其实这朱家的旧例，大都父诏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并没有延师课读的事。那传家的几本兔园册子，不是天崇，便是国初。乾嘉以后的文章，一概不准寓目。所以这几代老秀才，弄得枯干格塞，一点没有发皇气象。这年兆骥娶了一个易州女子，父亲是中过乙榜的，姑夫娘舅，也有进士，也有举人。那父亲郭姓，号叫竹樵，生平只有此女，幼年便教他学习八股，十四五岁成篇以后，真做得笔歌墨舞，磬澈铃圆，渐渐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可惜是女子，不能报名应试，辜负了这绝妙文章。后来竹樵病歿，这女子才嫁到朱家。朱家里桥梓四人，终日捧着书本，你倡我和，着实用功。郭氏遇着兆骥进房，问他所读，总是金声、刘子壮、熊伯龙、方燾如，近年的乡会闾墨，一概没有梦见。郭氏道：“照你这样读下去，到了胡须雪白，依旧还是秀

才。连岁科考要考三等的。你们每月的院课，熬油作火，通宵达旦，不曾见什么高标。下月你名下的，我代你应一课罢！”果然郭氏替兆骐做了一篇文章，案发取列第二。朱老揭开卷子，知道不是兆骐手笔，便问他何处抄来？他说郭氏所为。朱老深不洵然，说：“这种墨腔墨调，只好侥幸一时。我记得有人以墨卷为题，作文道：

天地乃宇宙之乾坤，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！夫千百年来，已非一日矣！溯往事以追维，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籍？元后乃帝王之天子，苍生为百姓之黎元庶矣哉！忆兆民中，已非一人矣！思入时而用世，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？

这样庸恶陋劣，虽则句调圆熟，好算得代圣贤立言吗？你不要被他所误。”兆骐唯唯答应，究竟同郭氏深居绣闼，难免要惹点风气。但是在朱老面前，仍旧谨守旧法。

恰好学使按临天津，四个人同去赴考。兆骅、兆骥，都是二等。朱老还是三等。只有兆骐一等第三，补实廩堂，荣食天禄。朱老叫兆骐抄出文稿，兆骐硬着头皮，写了呈把朱老。朱老看罢，说道：“奇了，奇了！我不来耽误你们了。”便叫兆骐去请郭氏出来，托他替三子改削八股。郭氏见了朱老道：“八股是取士的门径，然有寿世的，有名世的。阿翁读的天崇国初，是寿世的。康、雍一派，到乾、嘉改了。乾、嘉一派，到道、咸又改了。如今虽则庸腐呆板，舍了这条路，却没有一处可以进身。这便叫做名世。摹元得元，摹魁得魁，却有一丝不走的。阿翁要叫媳妇

改削，大伯小叔，都是一家，况且还有郎君，这事须要另辟一室。媳妇朝入暮出，次第授课；三弟兄按时到馆，该讲便讲，该读便读，一律住在馆里。长枕大被，风雨联床，也是弟兄的乐趣。媳妇应改应削，略不推诿。不识大伯、小叔，能否受这个拘束？伯姆、婶娘，能否遵这个条件？读什么，讲什么，阿翁也不必过问。多则两年，少则一载，没有不得气而去的。”朱老道：“一切都好依你。究竟何日开馆，我当亲自来送。”郭氏择了吉日，朱老还对媳妇作了三个揖，命儿子在馆时候，须叫先生。朱氏将天崇国初的秘本，严鐫密锁，检出几部墨选墨程来选了，令三人分读。古语道：“若要想二月杏花八月桂，不可忘三更灯火五更鸡。”

朱氏三弟兄，受了郭氏的教，枯干的变做风华，格塞的变做圆润。在院课里面，已经振振有声。到得乡试将届，驰赴北京。朱老恐怕三子荒疏，仍请郭氏同行。郭氏加以督读，一直临场始息。头场索阅文稿，郭氏一一首肯，说兆骐斟酌饱满，无懈可击，可望抡魁；兆骥笔锋犀利，不失前列；兆骅动合规矩，尽可中式。二三场经策妥洽，便同郭氏回转家中。朱老看了三子的文章，听了郭氏的期许，总觉得半疑半信。三子谈起场中的苦况，说道连日鏖战，一无停顿，正要用着龙马精神，驴羸筋骨，蛰蟥呆气，橐驼毅力才好呢！朱老笑了一笑，对着郭氏道：“先生辛苦了，去歇歇罢！”

看看重阳节近，北京已定期放榜。先一日在贡院填

写，照例有红录出来。报喜的探听明白，不到张榜，尽知道了。盐山离北京不远，朱老这日摆了家宴，在那里等报。第一个报到的是朱兆骥，中了九十七名。兆骥的妻子，年纪最轻，大众同他恭喜，他羞得躲到房里去了。到得深夜，二百十一名的朱兆骅，才得报到。兆骅跪在郭氏面前行礼，慌得郭氏还礼不迭。朱老欣喜万状，说骅儿没有消息，这是对不住郭氏了。郭氏道：“郎君的闺作，没有不售的，怕是元魁呢！”天色将近发白，外面一片打门声，递进一张朱条来，写道：

第三名朱兆骥盐山县学优廪生

朱老对着郭氏，只是作揖，回顾报子道：“既是第三，为什么这样迟？”报子道：“填榜是第六名填起的，全榜填毕，才填五魁。这时各房书吏，捧着斗大蜡烛，府尹大人同了主考大人，拆弥封，对墨卷，叫本房填写条子。府尹大人标过朱，才发下来。唱一名，填一名，填到解元，满堂的蜡烛，有几百枝呢！榜亭抬出贡院，主考大人进城复命去了。我们飞马赶来，这时并不算迟呢！”

朱老开销报钱转来，同三子商量刻朱卷的事，说道：“郭氏的功，断不可没。但是，他却上不来朱卷。”后来，还是兆骥聪明，想到郭氏父亲身上，两个刻了太亲台郭竹樵夫子，一个刻了外舅郭竹樵夫子，总算报答郭氏。是晚便大登科，后小登科，连郭氏也不摆先生架子了。三子次早起来，预备到北京去谒师复试。此番不必朱氏俱往，只带着一个仆人，投宿旅馆。那旅馆是南来北往，征骖小